



SHANG GU



上

三界彼端，九州之岸，恍然回首，只愿，
我能恨你，此生不灭。

 朝華出版社

上

市

上

早

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古 / 星零著. — 北京 : 朝华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54-3169-0

I. ①上… II. ①星…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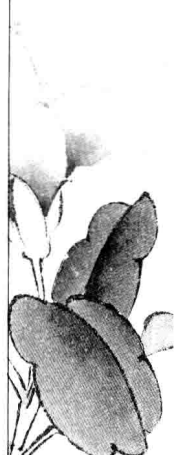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90852号

上 古

作 者 星 零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丁媛媛
责任编辑 梁 惠
特约编辑 丁媛媛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刘 军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996050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blossompress.com.cn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600千字
印 张 39.5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3169-0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目录

CONTENTS

001	楔子
004	第一章 出世
018	第二章 惊世
029	第三章 莫名
035	第四章 初逢
045	第五章 妖界
054	第六章 闯关
060	第七章 不平
074	第八章 无功
088	第九章 回归



094 第十章 神兵

108 第十一章 传承

122 第十二章 隐世

128 第十三章 半神

136 第十四章 两难

141 第十五章 天宫

152 第十六章 前世

164 第十七章 今生

175 第十八章 抉择

180 第十九章 天雷

CONTENTS

上古
Shang Gu



目录

CONTENTS



202	第二十章	约定
212	第二十一章	北海
220	第二十二章	离开
227	第二十三章	三三玉
242	第二十四章	自罚
251	第二十五章	百年
265	第二十六章	觉醒
274	第二十七章	茫然
280	第二十八章	归来
296	第二十九章	大婚
314	第三十章	决裂



楔子

六万年前混沌之劫降临，真神上古以身殉世，为救三界烟消云散。

那时便有人问，凡间百姓若遇天灾劫难能求漫天诸神庇佑，可若是神被逼至绝境，除了毁灭，又能如何？

人能求神，神能求谁？

对着九州苍生，这一问，再回首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便又是几万年光景。

不过漫漫仙途，三界枯燥无穷的岁月里，倒也出了一点小插曲。

六万三千年前，昆仑山，天帝大婚。

这一日九州八荒喜气扬天，漫天诸神相约而庆，只可惜如此浩大的婚礼却仍是美中不足，表面的平静下，却暗藏着波涛汹涌。

无他尔，全因天后芜浣上神在这之前还有个特殊身份——

天地混沌初开时，上古众神永生，祖神擎天破碎虚空创上古界于三界众生之上。彼时祖神统驭麾下四大真神，开天辟地，花万年光景，才有了日后的三界九州。

三界成形之日，祖神功德圆满，化为虚无与三界同生。至此之后，祖神麾下——上古、炎阳、天启、白玦四位真神便成了上古神界的主宰。其中上古真神虽为女神，但因得祖神衣钵相传，是以最为尊贵。

四大真神神力深厚，统驭神兽治理三界，数千年时间便使得九荒八合初具雏

形，不料人、妖二族现于世间千年后，混沌之劫降临，四大真神并一众上神应劫而逝……四位真神为护三界，神形俱灭，和祖神一同化为虚无，唯留下随身兵器遗落人间，而应劫的众多上古神祇中，便只余得三位。

自此，上古众神消失，上古神界封印于三界之上，永不开启，上古时代由此终结，三界九州进入了后古时期。

逃过一劫的三位上神，便是九天之上的天帝、芜浣上神和祁连山清池宫的古君上神。天帝本体为五爪金龙，芜浣上神传承于凤凰一脉，古君上神乃上古蛟龙，三人皆是上古神兽而化。

如此古老又悠久的神祇，又是传自远古时期，自是被三界众生奉若神明顶礼膜拜。

古君上神和芜浣上神原是一对神侣，两人不问世事，在祁连山脉建清池宫隐迹世间，逍遥而行，曾惹得众神羡慕。

千年前这两位上神孕育了后代，这本是三界中一件极大的喜事，却不想那还未出壳的孩子生来便没什么神息，上千年时间过去，连破壳而出的力量都没有，并且越来越弱，几近死亡。世间最尊贵的神君孕育出的孩子居然如此孱弱，不免让人大为意外，未免触了两位上神的霉头，众仙都不敢轻易提起这位小神君的事。

自从这位小神君降世后，古君上神一心想着如何提高小神君的神力，抱着圆滚滚的蛋四处寻古籍、访遗迹，数年不在清池宫是常有的事。芜浣上神不知是因为孩子弱得太过离谱还是不相信她能活下来，对这颗蛋极为冷淡，甚至不愿和古君上神一起出去寻访，单独留在了清池宫。

古君上神为避免芜浣上神在宫中无聊，便拜托好友天帝闲暇时多拜访清池宫，这一来便又过了数千年之久，待古君上神捧着还未破开的蛋忧心忡忡回到祁连山时，看到的却是荒废败落已久的清池宫，芜浣上神早已不知去向。

而这时，天帝即将大婚的喜讯却传遍了三界九州。

他迎娶之人，正是芜浣上神。

若做下这种事的是其他上仙，怕连在三界立足都难，毕竟夺友之妻，再理直气壮也总是有些失德，奈何天帝是三界主宰，是以众仙虽觉不妥，但却都失了傲骨，不敢吱声。

几位上神的恩怨情仇，并不是他们这些小仙能说是道非的……

是以现在，一众上仙坐于昆仑云台上，心底的忐忑在七彩祥云出现在昆仑山

顶时达到了顶峰。

古君上神一身青袍，立于天际，比之天帝的威严，多了几分温文尔雅，俊逸飘然。

芜浣上神眼光倒是有些飘忽，不少女仙君看得怔怔，纷纷嘀咕。

心里虽想法各异，但众仙仍是忙不迭地跪拜在地，迎接古君上神之尊。

也迎接昆仑山上即将到来的一场恶战……

哪知古君上神竟是理也未理严阵以待的天帝天后，落云后直接走向了司职仙君命格的灵涓上君处，从怀里掏出个蛋巴巴地递上前让测命格。

古君上神稀罕这颗蛋三界皆知，但没想到如此重大的日子里他盛威直压昆仑山，居然也只是为了替这小神君算一算命格，测一测未来吉凶。

这无异于当场打了天帝天后一记响亮的耳光，却偏生还让人发作不得。

芜浣上神脸色一变，当即便要拂袖离去，也亏得天帝善忍，安抚下她才没让这场婚礼落空。

在众仙难以置信的眼神下，抖着一副老身骨的灵涓上君担着三位上神的威压，亦是惶恐至极，他好歹也知这颗蛋的来历渊源，不敢推辞，只得颤巍巍地接过古君上神手中的蛋细细测算。

岂料这一测就是好几个时辰，虽说对仙人而言百年亦不过一瞬，但在这种境况下，这时间就显得相当难熬了。

昆仑山的婚礼就这样诡异地因为一颗蛋僵在了半途，众仙的目光更是死死地放在那颗圆滚滚的蛋上，都希望灵涓上君能聪明点，说几句好话出来，兴许古君上神一欣慰，场面就不至于这么难堪了。毕竟昆仑乃九天福地，谁都不希望自上古时传下来的灵山就这么毁在几位上神狗血复杂的纠葛中。

在天帝都忍不住连连咳嗽了几声后，灵涓上君才挪开放在那颗金贵蛋上的手，略一迟疑，在众仙难以置信的眼神中哆哆嗦嗦地说出了一句改变三界命格的话。

“这小神君……恐怕……是上神命格。”

满座皆惊，众仙傻眼……出生了几千年连破壳的力量都没有，比一般的仙童都有所不及，这样的灵力居然会是上神命格？

就算是古君上神威压再大，这灵涓上君也太敢扯了！

当然，没有一位仙君敢把这句话说出来，就连天帝也聪明地选择了装聋

作哑。

众仙认为古君上神再有闲气，也应当知道灵涓上君这不过是句客套场面话罢了。上神之尊，何等重要，这话听听还成，真要作数……那是万万不行的。

哪知，长笑声在众仙惊愕之际突然响起，古君上神登上七彩祥云朝东方而去，竟是半点不给灵涓上君再说话的机会。

“有劳众位仙友为证，自此以后，吾儿后池位居上神之位，天地为鉴。”

由始至终，古君上神对坐于高位上的天帝天后连个正眼都没瞧一下。

众仙面面相觑，如此轻巧的一句话便让一个还未出壳的小蛟龙从此位于三界众生之上，位属上神，实乃荒谬。可是偏偏是在这么个场合，说出这句话的又是古君上神，谁都无法说出反对之词来。

这么一耽误，古君上神消失无踪，那小神君的上神之位也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坐实下来。

若论后古界来最不可思议之戏闻，非此事莫属。

云海深处，昆仑顶空，一白衣男子端着一方木头缓缓雕刻，俯览众仙，犹若蝼蚁，直到听见古君定下那颗蛋的上神位份后，才施施然离开。

由始至终，连同天帝在内的几位上神，都未曾发现曾有这么个人出现过。

自然，此后几万年，三界里说得最多的，便是这么一句——

那清池宫的小上神后池，当真是走了狗屎运，投了个好胎。



第一章 出世

六万年后，祁连山清池宫华净池附近。

两个脚踏祥云的仙人苦着脸巴巴望着对方，瞪得浑圆的眼底满是懊悔。

“无虚，这可怎么办，咱们把贺礼给丢了，若是让上君知道，少不了要责备我们一番，早知道就不贪图华净池的仙露，早些启程了，如今……哎，你说我们

如何是好？”圆脸仙人唉声叹气，望着一向点子多的仙友焦躁地询问。

以紫垣上君的脾气，丢了这么贵重的贺礼怕是要罚他们上青龙台受鞭笞之刑了，这一上去，少说也得耗掉几千年的仙基。

华净池乃三界中有名的福地，池中每日旭阳初升时聚集的仙露能增强仙力，对仙基浅薄者是绝佳的上品，不过因着华净池在古君上神的结界里，虽不少仙人垂涎此处，但却从来无人敢擅自闯进。

东华上君寿宴，他们二人奉自家紫垣上君之令携礼物先行，途经此处，见池中仙气外溢，好奇之下发现结界竟然破开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空隙，一时忍不住潜进仙池偷食了些仙露，急急忙忙出来时却不小心将贺礼东海万年珊瑚树掉在了池中，再想进去时那小洞已消失，两人一筹莫展，如今只能对着结界内的华净池叹气。

被称为无虚的仙人一甩长袖，苦着脸朝不远处的华净池瞅了瞅，摇头，“无妄，华净池在古君上神的结界中，我们若是再私闯进去被发现，罪名可比丢失上君的贺礼重多了，当年那条蛟龙的下场，你没听说过？”

一听这话，无妄打了个寒战，连连摆手，哆嗦着退后几步，骇得差点从祥云上掉了下来。

无虚说的这事他当然听说过……两万年前，妖界蛟族出了个不世天才妖恒，才两万岁的年纪妖力便达到了妖君巅峰，直逼上神境界，连妖皇都对其暂避锋芒，幸得此妖对皇位不屑一顾，才免了妖族内战。但他甚喜和人比试，且性情暴戾，被他邀战者，多是个魂飞魄散的下场。

一时间，九荒八合的众仙被闹得人心惶惶，生怕被此妖找上门决战，无奈之下闭关的闭关、访友的访友，纷纷避走。毕竟这可不是丢面子的小事，弄不好，几万年的修为可能就这么散了。

在妖族中再无对手后，妖恒出了妖界，直上华净池挑战古君上神，因两人都是由蛟而化，且古君上神已有数年不现人前，众仙不免抱了几分期待的心思。

若古君上神也战败，那……三界中就只有天帝和天后堪为其对手了。

妖恒在华净池外挑衅数日，始终进不得结界，更是连古君上神的头发丝都没摸到一根，暴怒之下卷起狂风骤雨，致使下界洪涝成灾，百姓流离失所，死伤无数，这一来就招了几位上神的忌讳，要知道这天上地下的神仙都知道三界有一条

铁律——就是决不可伤害三界之本的人界。

在金曜上君忐忑万千地奉了天帝之命捉拿妖恒时，三道墨色闪电从华净池的结界里连劈而出，落在了化成蛟体在下界兴风作浪的妖龙身上。

连哀嚎声都来不及发出，那条在空中蜿蜒盘旋的巨大蛟龙瞬间便化为了飞烟，真正地魂飞魄散。数万年来三界中最接近上神的存在……就这样以一种极不惨烈、甚至是玩笑的方式消失在三界。

经此一事后，三界震动，尤其是金曜上君，他亲眼看着妖恒被劈得连点灰渣子都不剩，在他言之凿凿、甚为崇拜地渲染下，古君上神轻飘飘的一击被升华得光芒万丈，其历史功绩甚至能写进三界后古史里。

念及此，无妄也歇了私闯华净池的心思，他朝无虚建议道：“不如我们去拜访一下清池宫，就说……就说我们途经此处，不小心将珊瑚树掉入了华净池里。”

无虚以一种看白痴的眼神望着他，两道眉皱成了一团，“你糊涂了不成？古君上神不在，凤染上君如今掌管着清池宫，她和我们上君有些过节，怎会答应我们的请求？”

无妄知道这提议不妥，但也实在没法子了。他家紫垣仙君贵为上君，哪怕是在九重天上也甚少有人敢得罪于他，可如果是古君上神和凤染上君的话……就不准了。

无妄在祥云上转来转去，终归是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受罚，眼睛一亮后陡然抬高了声音道：“无虚，古君上神不在，清池宫里不是还有一位上神吗，凤染上君就算再霸道，也不敢在上神面前发作我们啊！”

无虚脚一软，急忙伸手捂住了无妄的嘴，他朝四周望了望，见甚为安静才长吐一口气，低声呵斥道：“你怎么竟提些没脑子的主意，日后可千万别提这位上神，若是让景昭公主知道你曾求助于她，你以后就别想在天界有好日子过了。珊瑚树怕是要不回来了，咱们回去先禀了仙君再说。”无虚说完转身就走，竟是管也不管身后的无妄。

无妄是这几千年才飞升上来的小仙，见无虚这般如临大敌，只得小声应了一声，跟着他朝远处飞去，腾上祥云后，无妄悄悄转头朝着越来越小的华净池瞧去……心里泛起了嘀咕，到底为了什么，那位清池宫的上神会被三界奉为禁忌？

清池宫里。

金黄的长袍上展翅的凤凰如奔九天，纯黑的腰带散散地系在腰间，坐于高位上的女子望着呈到面前的足有成人高的珊瑚树，心情大好，爽朗的笑声传得老远。

“长阙，这次紫垣那个家伙可是亏大了，啧啧，长得这么高，我琢磨着这珊瑚树至少得有万年光景。”

这女子神情张狂，血红的长发无风自动，端的是邪气逼人，更遑论她言谈间更有一股常人难及的煞气。

下首一副书生打扮的青年朝她拱拱手，神情严肃，“上君，那两个仙人胆子大得很，居然敢偷入华净池，简直是不把我们清池宫放在眼底，您绝对不能姑息，定要 and 紫垣仙君理论一番。”

凤染笑容一僵，暗道可不能让这人知道自己故意把结界破了个洞，引得那两个贪心的小仙进了华净池，否则定会受他唠叨，当即装模作样地摆正颜色道：“和那个小人有什么好说的，这次东华老儿寿宴，我要让他给本仙君好好地赔罪。”

长阙顿了顿，见自家上君意气风发，忍不住小声地提了提，“上君，东华上君没给您递请帖。”

东华上君是三界最古老的上君之一，素来德高望重，受众仙景仰，他醉心修炼，极少举行宴会，这次也是架不住一众弟子的劝说才向众仙发了帖子，在如今平静无波的三界来说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是以这次就连眼高于顶的紫垣上君也巴巴地赶去祝贺。

可是他家的仙君才当了几千年上君，树敌颇多不说，又为三界所不容，人家想整个热闹隆重的宴会，又怎会邀请于她？

“这倒也是，我如果不请自去，以紫垣那小人的性格，定会找借口对我倒打一耙。”

凤染皱着眉托起了下巴喃喃自语，她朝长阙瞅了瞅，见青年站得笔直，眼珠子不怀好意地动了动，这家伙，他大概不知道……只要他心虚，总会摆出个格外正经的面孔混淆视听。

凤染悬在半空的腿踢了踢，碰到青年的衣带，“说吧，长阙，你一定有办法。”

长阙摇了摇头，闭紧了嘴。

“哎，古君上神消失这么久，如今连区区一个紫垣也不把我们清池宫放在眼底，长此以往……”

她见青年耳朵动了动，知道戳中了他的软肋，加重了叹气连连感慨。

“东华上君虽然没给您送来请帖，可是……给清池宫送了。”顾名思义，就是给清池宫真正的主人古君上神送了请帖。

风染咧嘴一笑，从宽大的椅子上跃下来，重重拍了长阙一掌，笑道：“我就知道你
你有办法，还不速速把请帖给我，再隔几日，我们备份厚礼去东华老儿的寿宴。”

这么明目张胆的狂妄，哪是给人家祝寿去的，简直就是磨刀霍霍的挑衅。

长阙叹了口气，接着道：“哪里有这么简单，上君，您也不想，那是给上神的请帖……您执帖前往，恐怕还没出东华上君的府第，就被天帝捉到天界去问罪了。”

风染笑声一滞，苦恼地走了两步，绕到珊瑚树边突然停下，狠狠地拍在晶莹剔透的树杈上，看得长阙惊心动魄。

风染嘴角挂了一丝神秘的笑容，眼珠子转了转，朝长阙得意地晃了晃手，“我是不敢拿着古君上神的请帖满三界地跑，可你别忘了……清池宫可不是只有一位上神。”

长阙陡然瞪大眼，他抬手指向风染，回过神来后又觉得甚为不敬，忙不迭地放下来，但表情仍旧别扭。

“上君，您该不会是想让小神君拿着上神的请帖去赴东华上君的宴席吧？”长阙磕磕巴巴问道，眼底犹自带了几分荒谬。

“你说得没错。”

“可是，小神君从来没有出过清池宫一步……”

“有什么关系，我陪着她，总不会让她吃了亏去。”

风染说完这句话，踢踢踏踏地朝着清池宫后殿跑去。在大殿里站着的长阙看着她消失的背影，满脸自责。

早知道……就不跟上君提这个点子了。

说什么不让小神君吃亏，以小神君的性子……恐怕东华上君的寿宴要倒霉了。

柏玄上君，您倒是快点回来吧，要不然……这清池宫就要被风染上君给拆了！

天界紫金府。

紫垣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人，一脸铁青，怒喝：“怎么回事，贺礼呢？”

他正准备驾云前去东华上君的大泽山府第拜寿，却不想还未出门便看到无虚、无妄二人浑身是伤地跑回府。

那贺礼可是万年才长好的珊瑚树，他一向宝贝，平时都不舍得让人看一眼，这次若不是东华上君寿宴，他绝不会舍得送出去。

“上君，我们二人在祁连山附近遇到妖兵，打斗中珊瑚树遗落，上君恕罪。”无虚跪在地上唯唯诺诺道，眼底划过一抹心虚。

祁连山就是清池宫所在之地，紫垣一听这话，神情愣了愣，怒气失了大半，但还是心疼那珊瑚树，遂绷紧了脸道：“既是失落在祁连山脉附近倒也怪不得你们，但你们护宝不力，这样吧……一人罚一把上品仙剑，明日送到宝库中去。”

紫垣上君虽生了个正义凛然的好相貌，但骨子里却是个刚愎自用又喜好面子之人。

无虚和无妄脚一软，垂向地面的脸上不免露出了几分不满和迟疑，他们成仙数万年也不过才得了几把上品仙剑，一向看得跟命根子差不多，紫垣上君倒是说得轻巧……

“怎么，你们可是不愿……”

倨傲又带了丝威压的声音自头顶传来，无虚二人立马伏倒在地，恭声道：“不敢，上君厚德，明日我和无妄便把仙剑送来。”算了，失了把仙剑总比去青龙台上受鞭笞之刑要好。

“上君，那……送给东华上君的贺礼……”无妄见久听不到紫垣上君的吩咐，抬起头小声开口。

“这你们就别管了，明日跟我一起出发。哼，东华上君宴席上，我倒要向各位仙友好好说道说道……凤染一向霸道，将祁连山千里尽数化为清池宫所有，如今竟看不好古君上神的门户，让妖族肆虐九天福地，这回我定要让她颜面扫地。”

跪着的二人硬生生地打了个寒战，无妄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被无虚一把拉住，两人告了声罪退了出去。

刚走到庭院，无妄便朝四周看了看，见无人旁忙拉着无虚的长袍急道：“无虚，这可如何是好，上君若是知道我们并非被妖族所伤……”

“你急什么！以凤染上君平时的做派，东华上君定不会邀请于她，只要她不出现，又有谁能拆穿我们，更何况祁连山连绵千里，仙友稀少，若是清池宫的人否认有妖族，其他上君也定会认为是凤染上君监管不力、为自己狡辩。”

无妄惴惴不安地听完无虚解释，抹了抹头上的虚汗，见四下无人，边走边在无虚耳边低声问道：“无虚，我飞升得晚，很多事都不清楚，要是去了东华上君

的府第闹了笑话就不好了，要不你给我说说凤染上君的事，我听说她乃天后一族的族人，怎么会……为三界所不容？”

两人一路走着就到了紫金府深处，无虚朝跟在他身后的无妄瞥了一眼，没好气道：“你想问的恐怕不止是凤染上君的底细吧！怎么，你就这么想知道清池宫那位上神的事？”

“无虚，你瞧……”无妄嘿嘿一笑，从兜里掏出个小瓷瓶来，打开递到无虚面前，“我在华净池装了几滴，我们一人一半，如何？”

一阵芳香传来，闻之沁人心脾，无虚双眼发光，凑过去闻了闻，弹了弹衣摆朝无妄看了一眼道：“其实这些事也不算什么秘密，也只有近千年来飞升的小仙才不知道。”

“若是说到这位上神，还要从混沌之劫开始说起……”

无虚的声音慢慢变得虚无，追忆往昔的神情中有着对那个时代难掩的崇敬膜拜。

半个时辰后，无妄总算知道了前因后果，一时间也是颇为震惊。

“无虚，你是说后池上神在壳中之时便获了上神之位？”

无虚点头，拿过无妄手中的瓷瓶，放在鼻尖闻了闻，眯起眼甚是享受。

“那之后呢……”无妄急急忙忙问道，总觉得有些意犹未尽的意思。

“之后古君上神在清池宫外设了结界与世隔绝，听说那位小神君又隔了四万年来年才从壳中而出，且自小便不通神法，灵力也是极低，所以古君上神为了她还破例接纳了一些散仙进清池宫护卫。”

无妄摸了摸下巴，喃喃自语道：“难怪仙界中人都说那位上神投了个好胎，原来如此……这倒是个顶尊贵的命格……”话说到一半，他顿了顿，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一般压低了声音道，“若是如此，那几位殿下和景昭公主岂不是和这位上神还有些血脉干系？”

无妄朝天上指了指，一脸唏嘘，难怪景昭公主不喜人提起那位上神，原来是这么个缘故。

那位小神君生来便是三界中的至尊存在，景昭公主的出身未必比她低，但位份之差却犹如天堑，两人身份又极是尴尬，换了是谁都接受不了。

九天之上的几位殿下和公主都是凭自身之力挤入上君行列，想必对后池上神凭父荫晋位上神的事耿耿于怀。

素闻天帝对这位唯一的公主疼若珠宝，极为骄纵，恐怕也是生了歉疚的心思。

“这话不错，都是天后所出，自是有血脉干系。古君上神游历三界，已有万年不知下落，那位小神君降世两万年来又从未踏出过清池宫半步，是以仙界如今倒是没人敢提起她来了。”

如此一来，这位小神君就当真是面子上最风光，里子里最凄清了。

“这么说，风染上君也是因为小神君灵力弱，才会被古君上神接纳进清池宫的？”无妄想到了为三界所弃的上君风染，急忙向无虚求证。

“不错，风染上君出自凤凰一族，本来身份尊贵，可她却偏偏是从未有过的火凤凰，你也知道……凤凰以金黄为尊，若是红色则代表邪恶，是以风染上君一出生便被族人遗弃在了渊岭沼泽中，听闻乃是一千年树妖将其养大，后来仙界和妖界在渊岭沼泽开战，景阳大殿下和妖界三皇子在混战之中误杀了那树妖……”

无虚停了停，以一种格外赞叹的语气缓缓道来，“风染上君一怒冲出渊岭沼泽，以一己之力迎战仙、妖两族大军，那一战格外惨烈，数万大军尽灭，就连妖族三皇子也丧于她手，要不是我家上君正好路过救了性命垂危的景阳殿下，恐怕大殿下早就亡于渊岭沼泽了。也是在那一战之后风染上君威震三界，被尊为上君，只不过获封上君的同时，也为三界所不容。”

三界自上古时代终结后，飞升的仙妖皆用‘君位’来划分级别，仙界的‘上君’和妖界的‘妖君’是最接近于上神的存在，一旦灵力大成，天劫降临后，便自动升为‘上君’、‘妖君’。

“难怪大殿下和我家上君如此要好，想不到竟是有这么一段渊源。”无妄叹了口气，迟疑了半晌才道，“风染上君毕竟是凤凰一族的族人，况且她亦杀了妖族三皇子，于天界有功，天帝就算是看在天后的份上也不应如此为难于她才对。”

“你当别人不是这么想，风染上君不过才万岁便有了上君的实力，前途无量，况且只是一场误会，天帝当然想招揽，只不过……”

“只不过如何？难道是风染上君不愿？”

“她倒不是不愿……”无虚挽起了袖袍，哑巴哑巴了嘴道，“只是风染上君在渊岭沼泽放了话——若是天帝能将景阳大殿下处死，一命换一命，她便愿为天帝效犬马之劳。”

“什么？”无妄陡然拔高了声音，瞪大眼，“这风染上君好不识好歹，那妖